

吳郡通典第三

五年除邾曹司農寺丞提舉兩浙修興水利尋至人言罷役蓋是時蘇州等處頻年患水而相沿水利皆已失修曹所言莫不欵中要害興利除弊足以為法朝廷得曹書亦以為可役遂真除司農寺丞提舉興修曹至蘇興役凡六郡三十四縣比戶調夫同日舉役轉運提刑皆受約束凡築堤置閘等事皆相度形勢動合機合宜塞者通之決者防之必實事求是乃已時民之作役者不無所苦乃反以為擾多逃移會呂惠卿被召言其措

置乖方六年正月遂罷役曹追司農寺丞送吏部流內吏部流內銓曹既沒其子將仕郎僑又嗣緝其說因歲事有所建明其大略云浙西有營田司自唐至錢氏其來源去委悉有隄防堰閘之制旁分其支派之流不使溢聚以為腹內畝畝之患是以錢氏百年間歲多豐稔惟長興中一遭水耳暨納土之後至於今日其患方劇蓋由端拱中轉運司喬惟岳不究隄岸堰閘之制與夫溝洫畎澮之利姑務便於轉漕舟楫一切毀之初則故道猶存尚可尋繹今則去古既久莫知其利營田之局

又謂開司冗職既以罷廢則隄防之法疏決之理無以
考據水害無已至乾興天禧之間朝廷遣使者興修水
利遠來之人不識三吳地勢高下與夫水源來歷及前
人營田之利皆失舊聞承命而來恥於空還不過採愚
農道路之言以為計但以目前之見為長久之策指常
熟崑山枕江之地謂導諸港而決之江今開福山茜涇
等十餘浦殊不知古人建立堤堰所以防太湖泛溢滄
沒腹內良田今若就東北諸渚決水入江是導湖水經
由腹內之田瀰漫盈溢然後入海所以浩渺之勢常逆

行而瀦於蘇之長洲常熟崑山常之宜興武進湖之歸
安烏程秀之華亭嘉禾民田悉以被害然後方及北江
東海之港浦又以水勢之方出於港浦復為潮勢抑回
所以皆聚於太湖四郡之水境當潦歲積水而上源不絕
瀰漫不可治也此足以驗開東北諸浦為謬論矣又况
太湖蓋積十縣之水一水自江南諸郡而下出嶺陂重
複間當其霖潦積水貯溪澗奔湍迤邐而至長塘湖又
潤州之金壇延陵丹陽丹徒諸邑皆有山源併會於宜
興以入太湖一水自杭睦宣歙山源併與天目等眾流

而下杭之臨安餘杭及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太湖
卽古所謂震澤也昔禹治水凡以三江決此一湖之水
今二江已絕惟吳淞一江存焉疏洩之道旣溢於昔又
為權豪侵占植以菰蒲蘆葦又於吳江之南築為石塘
以障太湖東流之勢又於江之中流多置閘斷以遏水
勢是致吳江不能吞來源之瀚漫日淤月澱下流淺狹
迨元符初遽漲潮沙半為平地積雨滋久十縣山源併
溢太湖蘇湖常秀四郡之間陂淹浦港悉皆瀰漫四郡
之民惴惴然有魚為魚之患凝望廣野千里一白少有

風勢駕浪動輒數尺雖有中高不易之地種已成實頃
刻蕩盡此吳民畏風甚於畏雨也吳淞古江故道深廣
可敵千浦向之積潦尚或壅滯議者但以開數十浦為
策而不知臨江濱海地勢高仰徒勞無益愚今者所究
治水之利必先於江甯治九陽江與銀林江等五堰體
勢故跡決於西江潤州治丹陽練湖相視大綱尋究函
管水道決於北海常州治宜興馮湖沙子淹及江陰港
浦入北海以望亭堰分屬蘇州以絕常州輕廢之患如
此則西北之水不入太湖為害矣又於蘇州治諸邑限

水之勢制闢吳江之南石塘多置橋梁以決太湖會於
青龍華亭而入海仍開浚吳淞江官司以鄰郡上戶熟
田例敷錢糧於農事之隙和雇工役以漸闢之其諸江
湖風濤為害之處並築為石塘及於彭匯與諸湖瀆等
處尋究昔有江港自南徑北以漸築為隄岸所在陂淹
築為水堰秀州治華亭海鹽港浦仍體究柘湖澱山湖
等處向因民戶有田高壤障遏水勢而疏決不行者並
與開通達諸港浦杭州遷長河堰以宣歙杭睦等山源
決於浙江如此則東南之水不入太湖為害矣此前所

謂旁分其支派之流不為腹內畝畝之患者此也水為
東南患其來久矣獻其端者大抵二說一則以導青龍
江開三十浦為說一則以使植利戶浚涇浜作圩埭為
說是二者各得其一偏未容俱是何以言之若止於導
江開浦則必無近效若止於浚涇作埭則難以禦暴流
要當合二者之說相為首尾乃盡其善但施行先後自
有次第耳必不得已欲兩者並行以規近效亦有其說
若欲決蘇州湖州之水莫若先開崑山之茜涇浦使水
東入於大海開崑山之新安浦顧浦使水南入於松江

開常熟之許浦梅李浦使水北入於揚子江復浚常州
無錫縣界之望亭堰俾蘇州管轄謹其開閉以遏常潤
之水則蘇州等水患可漸息而民田可治矣若欲決常
州潤州之水則莫若決無錫之五卸堰使水趨於揚子
江則常州等水患可漸息而民田可治矣世之言利者非
水利者非不知此然開浦未久而汙泥尋塞決堰未多
而良田被患何也蓋雖知置堰開以防江潮而不知浚
流以泄漲沙故有堰塞之患雖知決五卸堰水而不築
隄以障民田故有漂溺之虞且復一於開浦決堰而不

知勸民作圩埭浚涇浜以治田是以不問有水無水之
年蘇湖常秀之田不治十常五六愚故曰要當合二者
之說相為首尾則可盡善某所乞開茜涇等浦必置堰
閘者以茜涇浦在蘇州之東南去海二十里泄水甚徑
其地寔高比之崑山地形不啻丈餘而往年開此浦者
但為文具所開不過三四尺一二尺而已又止於地面
為夫尺而不以水面為夫尺不問高下而勻其淺深欲
水之東注不可得也水既不東注兼又浦口不置堰閘
賺入潮沙無上流水勢可衝遂致湮塞愚故乞開茜涇

等浦須置堰閘所以外防潮之漲沙也或聞范參政仲淹葉內翰清臣昔年開菑涇等浦亦皆有閘但無官司管轄而豪強者保利於所得不時啓閉遂致廢壞鄉人往往能道其事若推究而行之則所之浦可久而無弊某所乞復常州無錫縣界望亭堰閘俾蘇州管轄者蓋以常潤之地比蘇州為差高而蘇之東勢接海畔其地亦高蘇州界於兩高之間故每遇大水西則為常潤之水所注東則為大海岸道所障其水瀦蓄無緣通泄若不令蘇州管轄望亭堰閘則無復有防遏之理故愚

先乞開菑涇等浦以決水有東流之便次乞謹守望亭閘俾水無西衝之憂既望亭之西自有五卸堰可以決水徑入於北江若使常潤之水決下此堰則不惟少舒蘇州之水勢而常潤之水亦自可孰就近順流而入於江矣某所乞決常州無錫縣界之五卸堰使水北入揚子江者此堰決水其勢甚徑往者官吏非不施行然堰未多而民田已沒何也蓋止知築堰而不知預築堰下民田之隄岸以防水勢故也五卸地形與民田相去幾丈餘平居微雨水即溢堰而過已有浸溺之憂今直欲

決去其堰使諸路之水舉自此而出又不曾高其民田
圩埭以為隄防則決堰未多而民田已沒某嘗論天下
之水以十分率之自淮北為五分由九河入海書所謂
同為逆河入於海是也自淮南為五分由三江入海所
書所謂三江既入震澤既底定是也而三江所決之水
其源甚大由宣歙而來至於浙界合常潤諸州之水鍾
於震澤震澤之大幾四萬頃導其水而入海止三江爾
二江已不得見今止松江又復淺圩不能通泄且復百
姓便於己私於松古河外多開港溝故上流百出之水

不能徑入於海支分派別自三十餘浦北入吳郡界內
卽先父比部水利奏中所謂向欲導諸江者復南而北
矣雖於崑山常熟兩縣間開導河浦修築圩埭然上流
不息諸水輻輳或風濤間作或洪雨繼至所開浦河必
皆壅滯所築圩埭必有衝蕩蓋沿江北岸三十餘浦惟
鹽鐵一塘可直瀉水北入揚子江其餘皆連接平江湖
壤合而為一非徒無益為害大矣今乞措置一面開導
河浦卽便相度松江諸浦除鹽鐵塘及大浦開導置閘
外其餘小河一切並為大堰或設水竇以防江水則吳

淞江水徑入東海而吳之河浦不為賊水所壅諸縣圩
埧亦免風波所破其聞錢氏循漢唐法自吳江縣松江
而東至於海又沿海而北至於揚子江又沿江而西至
於常州江陰界一河一浦皆有堰閘所以賊水不入久
無患害嘗考漢晉隋唐以來地理志今之平江乃古吳
郡至隋平陳始置蘇州漢時封境甚闊隋開皇中始移
於橫山下唐貞觀中徙於闔閭舊城而又湖州乃隋時
仁壽中於蘇之烏程縣分置秀州乃五代晉時吳越王
以蘇之嘉興縣分置所謂錢塘毘陵在古皆吳之屬縣

以地勢卑下沿江邊海有為隄岸以遏水勢如唐志所
載秀州之海鹽令李諤開古涇三百有一而又稱去縣
西北六十里有漢塘太和中再開疑即僑今所謂開鹽
鐵塘以泄吳淞江水者也又載杭州之餘令歸珖築甬
道高廣徑直百餘里以禦水患又載杭州鹽官縣亦有
埧海堤塘埧二百十四里則知古人治平江之水不專
於河而築堤以遏水亦兼行之矣故為今之策莫若先
究上源水勢而築吳淞兩岸塘矣隄不惟水不北入於
蘇而南亦不入於秀兩州之田皆可墾治今之言治水

者不知根源始謂欲去水患須開吳淞江殊不知開吳淞江而不築兩岸隄塘則所導上源之水輻輳而來適為兩州之患蓋江水溢入南北溝浦而不能經趨於海故也倘效漢唐以來堤塘之法修築吳淞江岸則去水之患已十九矣震澤之大纔三萬六千頃而平江五縣積水幾四萬頃然非若太湖之深廣瀰漫一區也分在五縣遠接民田亦有高下之異淺深之殊非皆積水不可治也但與田相通極目無際所以風濤一作回環四合無非水者既非全積之水亦有可治之田瀦瀉之餘

其淺淤者皆可修治永為良田况五縣積水中所謂湖瀆陂淹若湖則有澱山湖練湖陽城湖巴湖昆湖承湖尚湖石湖沙湖瀆則有大四瀆斜塘瀆江家瀆百家瀆鰻鯉瀆蕩則有龍堆蕩任周蕩傀儡蕩白坊蕩黃天蕩雁長蕩淹則有光福淹尹山淹施墟淹赭墩淹金涇淹明社淹僅三十餘所雖水勢相接略無限隔然其間深者不過三四尺淺者不過一二尺而已今乞措置深者如練湖大作隄防以匱其水復於隄防四旁設為斗門水瀨即大水之年足以瀦蓄湖瀆之水使不與外水相

通而水田之圩埭無衝擊之患大旱之年可以決斗門
水瀨以浸灌民田而旱田之溝洫有車畎之利其餘若
斜塘灤大泗灤百家灤之類深不過三四尺淺止一二
尺而已本是民田皆可相視分勤勸人戶借貸錢糧修
築圩埭開導涇浜卽前所謂湖灤三十餘處往往可治
者過半矣某聞江南有萬春圩吳有陳潢滿塘皆積水
之地今悉治為良田坐收苗賦以助國用此治湖為田
之驗也六年濬浙涇浜七年太湖水涸分兩浙為東西
路以蘇州屬西路五月分九月合九年復分十年復合

元豐元年七月四月夜大風雨潮高二丈餘漂蕩尹山
至吳江塘岸洗滌滌橋梁沙土皆盡惟石僅存崑山張
浦沙保有六百戶悉漂盡惟餘五戶空屋人亦不存三
年賜米三萬石詔開蘇州運河四年七月太湖溢自吳
江至平望居民居盡壞死者萬人哲宗元祐三年翰林
學士蘇軾奏宜興人單錡吳中水利書事不果行單錡
書曰竊觀蘇常湖三州之水為患滋久較舊賦之入十
嘗減其五六以日月指之則水為患於三州踰五十年
矣朝廷屬責監司監司每督州縣又間出使在尋按舊

跡使講明利害之原然而西州之官求東州之利目未嘗厯覽地形之高下耳未嘗講聞湍流之所從來州縣憚其經營百姓厭其出力鈞曰水之患天數也按行者駕輕舟於汪洋之陂視之茫然猶摘埴索途以為不可治也間有忠於國志於民深求而力究之然有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知其末而不知其本詳於此而畧於彼故有曰三州之水咸注於震澤震澤之水東入於松江由松江以至於海自慶厯以來吳江築長隄橫截江流由是震澤之水嘗溢而不洩以至壅灌三州之田此知其

一偏者也或又曰由宜興而西溧陽縣之上有五者古所以節宣歙金陵九陽江之衆水由分水銀林二堰直趨太平州蕪湖後之商人由宣歙販運簿木東入二浙因五堰為艱阻因相為之謀給官長廢去五堰五堰既廢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或遇五六月暴漲則皆入宜興之荆溪由荆溪而入震澤蓋上三州之水東灌蘇常湖也此又知其一偏者耳或又曰宜興之百瀆古之所以洩荆溪之水東入於震澤也今已湮塞所存四十九條疏此則宜興之水自然無患此亦知其一偏者也以

鍰視其跡自西五堰東至吳江岸猶之一身也五堰則
首也荆溪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震澤則腹也旁通震
澤衆瀆則絡脈衆竅也吳江則足也今上廢五堰之固
而宣歙池九陽江之水不入蕪湖反東注震澤下又有
吳江岸之阻而震澤之水積而不洩是猶有人馬桎其
手縛其足塞其衆竅以水沃其口沃而不已腹滿而氣
絕視者恬然猶不謂之已死今不治吳江岸不疏諸瀆
以洩震澤之水是猶沃水於人不去桎縛不除竅塞也
然而百瀆非不可治五堰非不可復吳江岸非不可去

蓋治之有先後且未築吳江岸已前五堰其廢已久然
三州之田十年之間熟有五六五堰猶未為大患自吳
江築岸已後十年之間熟無一二欲見其驗之閱三州
歲賦所入可見矣鍰視熙寧八年雖大旱然連百瀆之
田皆魚游鼈處之地低汙之甚也其田去百瀆無多遠
而田之苗是時亦皆旱死何哉蓋百瀆及旁穿小港歷
年不遇旱皆為泥沙堙塞與平地無異雖去震澤甚邇
民力難以私舉時官又無留意疏導者苗卒歸於槁死
迄今十四載其田未有可耕之日昔嘉祐中邑尉阮洪

深明水利屬上書監司乞開百瀆監司允其請遂鳩工
於食利之民疏導四十九條是年大熟此百瀆之驗水
旱皆不可不開也夫吳江岸界於吳淞江震澤之間岸
東則江岸西則震澤江之東則大海也百川莫不趨海
地傾東南其勢然也自慶曆二年欲便糧運遂築此隄
橫截江河流五六十里遂致震澤之水常溢而不洩浸
灌三州之田每至五六月之間湍流峻急之時視之則
吳江岸東之水常低於岸西之水一二尺此隄岸阻水
之跡可覽也又睹岸東江尾與海相接之處芟蘆叢生

沙塞泥漲塞而又江岸之岸東自築岸以來沙漲成一
村昔為湍流奔湧之地今為民居民田桑棗場圃吳江
縣由是歲增舊賦不少雖增一邑之賦反損三州之賦
不知幾百倍也夫江尾昔無芟蘆壅障今何致此蓋未
築岸之前源流東下峻急築岸之後水勢遲緩無以滌
蕩泥沙以至增積而芟蘆生芟蘆生則水道狹則流洩
不快雖欲震澤之水不積其可得耶今欲洩震澤之水
莫若先開江尾芟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其所漲之泥
然後以吳江岸鑿其土為木橋千所以通糧運每橋用

耐水土木棒二條各長二丈五尺橫梁三條各長六尺
柱六條各長二丈除首尾占閣外可得二丈餘礮道每
一里計三百六十步一里為橋十所除占閣外可閣水
面二十三丈每三十步一橋一千餘條橋共開水面二
千丈計十一里四千步隨橋礮開茭蘆為港走水仍於
下流開白蜆安亭二江使太湖水由華亭青龍入海則
三州水患必大衰減常州運河之北偏古有洩水入江
一十四瀆曰孟瀆曰黃汀瀆曰東函港曰北戚氏港曰
五卸港曰梨溶港曰蔣瀆曰歐瀆曰魏瀆曰支子港曰

蠡瀆曰牌涇昔皆洩眾水入運河立斗門又北洩下江
陰之江今存者無幾二浙糧船不過五百石運河止可
常存五六尺水足可勝五百石之舟以其一十四處立
為石碣斗門每瀆於岸北先築隄岸制水入江若無隄
防則水泛溢而不制將見灌浸江陰之民田民居矣昔
熙甯中有提舉者輒去五卸堰走運河之水北下江中
遂害江陰之民田為百姓所訟卽罷提舉始欲以為利
而適足以害之此未達古人之智以至敗事也鐫睹主
簿張實進狀言吳江岸為阻水之患涇函不通其言然

則然矣。雖言吳江岸而不言措置之術。蓋古之所創。涵涇。函在運河之下。用長梓木為之。中用銅輪。刀水衝之。則草可刈也。置在運河底下。暗走水入江。今常州有東西二函地名者。乃此也。今先開鑿江湖海故道。堙塞之處。洩得積水。他日治函管則可。若未開故道而先治函管。是知末而不知本也。宜興縣西有夾苾千瀆。洩長塘湖東之瀆。湖水入大吳瀆。塘瀆口瀆。白魚灣。高梅瀆。及白鶴溪。而北入常州之運河。由運河而入一十四港。北入大江。今皆名存而實亡。累有知利便者。獻議欲依古。

開道。皆為彼豪民計。構不行。倘開夾苾千瀆。通流則西來他州入震澤之水。可以殺其勢。深利於三州之田也。熙甯八年。歲大旱。鰲觀震澤水退數里。其地皆有昔日邱墓。街井枯木之根。在數里之間。信知昔為民田。今為湖也。以是推之。太湖寬廣。踰於昔時。昔三萬六千頃。自築吳江岸。及諸港瀆。堙塞積水不洩。又不知其愈幾多。頃也。昨熙甯間。檢正張諤命屬吏殿丞張慤相視。蘇秀二州海口諸浦瀆。為河泥壅塞。將欲疏鑿。以決流水。慤相視。回申。以為若開海口諸浦。則東風駕海水倒注。反

灌民田。諤謂慤曰：地傾東南，百川歸海。古人開諸浦，所以通百川也。若反灌民田，古人何為置諸浦耶？百川東流，則有常；西流，則有時。因東風，雖致西流，風息則其流亦復歸於海，其勢然也。凡江湖諸浦、港、勢，亦一同。慤雖信其如此，然猶有說。昔時諸浦無倒注之患，今乃有之，蓋無吳江岸之阻，諸浦雖暫有泥沙之壅，然百川湍流，浩急，泥沙自然蕩滌，隨流以下。今吳江岸阻絕，百川湍流，緩慢，難以蕩滌，泥沙設使今日開之，明日復合，又聞秀州青龍鎮入海諸浦，古有七十二會，曲折宛轉，蓋古人有深意焉。水隨地勢，東傾入海，雖曲折宛轉，無害東流也。若遇東風，駕起海潮，洶湧倒注，則於曲折之間，有所回激，而沙泥不深入也。後人不明古人之意，一皆直之，故或遇東風，海潮倒注，則泥沙隨流直上，不復有阻。凡臨江湖海諸港、浦，勢皆如此。昔日曲折宛轉之勢，不可不復也。今欲洩三州之水，先開首尾，去其泥沙、芟蘆，遷沙上之民，次疏吳江岸，為千橋，次置常州運河，一十四處，斗門、石礮，次開臨江湖海諸縣一切港、瀆，及開通黃涇水，既洩矣，方誘民以築田園，欲乞朝廷下雨，浙轉。

運司擇智力幹官分布州縣則不越數月其工可畢也
鑄觀合開三州諸溝瀆不必全官錢蓋三州人民憔悴
之久人之樂開故半可以資食利戶之力也或者謂昔
人創望亭呂城奔牛三堰蓋為丹陽下至無錫地形東
傾古人創三堰慮運河之水東下不制是以創堰以節
之以通漕運自熙甯治平間廢去望亭呂城二堰然亦
不妨網運河耶鑄曰昔之太湖及西來眾水無吳江岸
之阻又一切通江湖海故道未常堙塞故運河之水常
慮走洩是以置堰以節之今自慶歷以來築置吳江岸
及諸港浦一切堙塞是以三州之水常溢而不洩二堰
雖廢無害今若洩江湖之水則二堰猶宜先復不復則
運河將見涸而糧運不可行此灼然之利害也或曰竊
觀諸縣高原陸野皆有塘圩或三畝或五百畝或五百
畝為一圩蓋古人蓄水以灌田以今視之其塘之外皆
水塘之中未嘗蓄水又未嘗植苗徒牧養牛羊畜放鳧
雁而已塘之所創有何益也鑄曰塘之為塘是猶堰之
為堰也昔日置塘蓄水以防旱歲今日三州之水久溢
而不洩則置為無用之地若決吳江岸洩三縣之水則

塘亦不可不開以蓄水猶堰之不可復也此亦灼然之利害矣苟堰與塘為無益則古人奚為之所蓋古之賢人君子大智經營莫不除害興利出於人之未到後人淺謀管見不達古人之大智顛倒穿鑿徒見其害而莫見其利也嘗見蘇州之茜涇昔范仲淹命工開道導以洩積水當時諫友官不知蘇州患在積水不洩咸上疏言仲淹走洩姑蘇之水不知其利而反以為害錡存心三州水利凡三十年矣每觀一溝一瀆未嘗不明古人之微意其間曲折宛轉皆非徒然惟執事者上之朝廷

則庶幾三州憔悴之民有望於今日也六年林希轉知杭州言太湖積水為蘇州大患乞委監司相度開決庶民田可耕流移復業遂詔左朝奉郎邵光與本路監司道決之紹聖中浙部水溢轉運副使毛漸請官貸錢十七萬緡奉詔濬蘇常二州湖浦元等二年冬水三年詔蘇湖秀州凡開治運浦河浦港溝瀆修疊堤岸開置斗門水堰等許役開江兵卒徽宗審元年置提舉淮浙隩牘司於蘇州四年水司封員外郎李傅等疏導之三江大觀元年冬十月辛酉地震是年水命疏導吳淞江從

中書舍人許光凝之請三年許光凝開淘吳淞江置牘
政和元年詔蘇湖秀三州治水圍田工費給越州租賦
三年四月火延燒公私屋一百七十餘間知常熟縣李
光濬山塘涇小山港五年以蘇州為帝節鎮敕陞為平
江府五年八月水六年四月詔曰聞平江三十六浦自
昔置牘隨潮啓閉歲久湮塞積水為患其令守臣莊徽
專委戶曹趙霖講究利害導歸江海依舊置閘八月詔
霖相度役興而兩浙擾甚詔罷役趙霖體究治水利害
狀曰平江逐縣地形水勢利害各不相侔蓋浙西六州

之地平江最為低下六州之注入太湖太湖之水流入
松江接青龍江東入於海而平江地勢自南直北至常
熟縣之半自東至崑山縣地西南之半與太湖松江水
面相平皆是諸州所聚之水泛濫其中平江之地雖下
於諸州而瀕海之地特高於他處謂之堰身堰身之西
又與常州地形相形等東西與北面三面勢若盤盂積
水南入注乎其中所以自古沿海環江開鑿港浦者藉
此疏導積中之水由是以觀則開治港浦不可不先也
港浦既已浚則必講經久不堙塞之法今瀕海之田懼

鹹潮之害皆作堰壩以隔海潮裏水不得流外沙日以積此崑山諸浦壅塞之由也堰身之民每闕雨則恐裏水之減不給灌溉悉為堰壩以止流水臨江之民每遇潮至則於浦身開鑿小溝以供已用亦為堰斷以留餘潮此常熟諸浦壅塞之由法當置閘然後可以限水水之內外可以隨潮而啓閉浦既已開閘既已置而太湖松江之水與積水為一派沈沒民田者一遇風作則高浪萬頃愈洩愈來縱使諸浦瀉之涓涓來之浩浩當斯之時障之不可疏之不可為之計者莫若順其性

而其流乃為上策所謂上策者大築圩岸高圍民田而田已如此則積水日削衆浦日耗矣大抵三說一曰開治港浦二曰置閘啓閉三曰裏田築圩裏田三者闕一不可又各有先後緩急之序其開浦篇曰高田引以灌溉低田導以決泄者浦也古者人大小縱橫設為港浦若經緯然按圖於舊得九十處或名港浦或名涇浜或謂之塘或謂之漕以詢究古跡得其為利之大三十六浦區為三等上等工大而利溥在所當先也中等工費可減上等三之二下等間於上中之間或自大浦而分

枝別派工料之數又少損焉其置閘篇曰瀕海臨江之地形勢高仰古來港浦盡於地勢高處淤澱若一旦頓議開通地里遙遠未易施力以拒鹹潮今於三十六浦中尋究得古曾置閘者纔四浦惟慶安福山兩閘尚存餘皆廢棄故基尚存古人置閘本圖經久但以失之近裏未免易堙治水莫急於開浦開浦莫急於置閘置閘莫利於近外若置閘而又近外則有五利焉江海之潮日兩漲落潮上灌浦則浦水倒流潮落浦深則浦水湍瀉遠地積水旱潮退定方得餘流幾至浦口則晚潮復

上元未流入江海又與潮俱還積水與潮相為往來何緣減退今開浦置閘潮上則閉潮退即啓外水無自以入裏水日得以出一利也外水不入則泥沙不淤於閘內使港浦常得通利免於堙塞二利也瀕海之地仰浦水以溉高田每苦鹹潮多作堰斷若決之使通則害苗稼若築之使塞則障積水今置閘啓閉水有洩而無入閘內之地盡獲稼穡之利三利也置閘必近外去江海海止可三五里使閘外之浦日有澄沙淤積假令歲事浚治地里不遠易為工力四利也港浦既已深闊積水

通流則泛海浮江貨船木棧或遇風作得以入口住泊
或欲往賣得以歸市出卸官司遂可以閘為限拘收稅
課以助歲計五利也復有二說崑山諸浦通徹東海沙
濃而潮鹹當先置閘而後開浦一也閘之側各開月河
以堰為限遇閘閉小舟不阻往來二也築圩篇曰天下
之地膏腴莫美於水田水田利倍莫盛於平江緣平江
水田以低為勝昔之賦入多出於低鄉今低鄉之田為
積水漫沒十已八九當時圩未壞水有限隔風不成浪
今田圩殆盡水通為一遇東南風則太湖松江與崑山

積水盡奔常熟遇西北風則常熟之水東赴者亦然正
如盛孟中水隨風往來未嘗停息常陟崑山與常熟山
之巔四顧水與天接父老皆曰水底十五年前皆良田
也今若不築圩岸圍裏民田車畝以取水底之地是棄
良田以與水也况平江之地低於諸州惟高大圩岸方
能與諸州地形相應昔人築圩裏田非謂得以播殖也
將恃此以狹水之所居耳崑山去城七十里通往來者
至和塘也常熟去城一百五里通往來者常熟塘也二
塘為風浪衝擊塘岸漫滅往來者動輒守風往往有覆

舟之覆虞是皆積水之害今若開浦置閘之後先自南鄉大築圩岸圍裏低田使位位相接以禦風濤以狹水源治之上也修作至和常熟二塘之岸以限絕東西往來之水治之次也凡積水之田盡令修築埭圩岸使水無所容治之終也昨聞熙甯四年大水衆田皆沒獨長洲尤甚崑山陳新顧晏陶湛數家之圩高大了無水患稻麥兩熟此亦築岸之驗目今積水之中有力人戶間能作小塍岸圍裏已田禾稼無虞蓋積水本不深而圩岸皆可築但民瀕年重困無力為之必官司借貸錢穀

集植利之衆併工戮力督以必成或十畝或二十畝地之中棄一畝取土為岸所取之田令衆戶均價償之其貸借錢穀官為置籍責以三年六限隨稅輸還此治積水成始成終之策若其當開之浦則崑山常熟共三十浦除常熟熟之許浦及白茆福山二浦見今深闊水勢通快不須開治惟三十六三浦崑山十有二謂掘浦下張浦七了浦茜涇浦楊林浦六鶴浦顧涇浦川沙浦五岳浦蔡浦琅港浦參浦常熟二十一謂黃泗浦奚浦西陳浦東陳浦水門浦崔浦耿涇浦魚磧浦鄔溝浦瓦

浦塘浦	高浦	金涇浦	石撞浦	陸河浦	北浦	千步涇	司馬	涇	金涇	錢涇	黃鶯浦	漕	皆積久不浚	當分為三等	開修	重和元年	知崑山縣	吳昉	修至	和塘	宣和元年	兩浙提	舉常平	趙霖	修治	江港	浦瀆	正月	二十一日	役夫	興工	前後	修過	一江	一港	四浦	五十八	瀆	修築	常熟	塘	岍	一條	隨岍	開塘	至二年	八月初十日	罷	華亭縣	青龍	江自	白鶴	漕	開修	至	艾祁塘	口	長	十三里	面濶	十五丈	底濶	九丈	深	一丈二尺	通役	六十一萬	二千八百餘	工	江陰	縣	黃田	港	自	捺	挂	橋	開修	至	港口	閘	長	二十里	有	畸	面	濶	六丈	五尺	底	濶	三丈	深	七尺	通役	六萬	四千八百	工	崑山	縣	茜	涇	浦	自	上源	修	開	接	至	練祁塘	長	十二里	有	畸	面	濶	二丈	底	濶	二丈	四尺	深	三尺五寸	通役	二萬	三	千	五	百	餘	工	常熟	縣	崔	浦	自	陳家莊	開修	至	雉	浦	塘	口	出	梅里	塘	長	二十三	里	即	畸	面	濶	八丈	底	濶	四丈	八尺	深	七尺	通役	三十一萬	四千七百餘	工	泗	浦	達	小	山	浦	開	修	至	湖	口	長	七十	里	即	畸	面	濶	八丈	底	濶	四丈	八尺	深	七尺	通役	十二萬	六千九百餘	工	宜興	縣	開	修	百	瀆	五十二	條	長	六十二	里	十七丈	面	濶	二丈	五尺	至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底闊一丈七尺至九尺各深五尺通役十萬一千一百餘工築常熟縣塘岍一條長六十二里有畸其已築岸一萬三百七十五丈通役三十二萬九千八百餘工未了一千一百五十九丈常熟縣界岍長四千七百三十一丈已築三千五百七十二丈通役三萬二百餘工未了一千一百五十九丈長州縣界岍長六千八百三十八丈並已築了通役十九萬九千六百餘工隨岸開淘府塘一條長九千一百五十丈紐五十里有即畸面闊八丈底濶五丈深八尺通役六十四萬一千二百餘工十月

四日朝廷訪聞平江府常熟縣常湖秀州華亭泖並可為田詔趙霖相度措置召租限一季了當具便民利害圖籍歲入以聞霖奉詔修圍常湖通役二十四萬七千九百餘工修築錢涇口止蕩蕩村大岸長五百八十二丈脚闊一丈五尺面闊一丈二尺高六尺開修張墓塘北徹小山浦長五百四十二丈面闊六丈底闊四丈深六尺開修山塘涇自小山浦口至本縣市河長二千八十一丈面濶六丈底闊四丈深六尺開修顏家涇徹入小山浦長一千二百七丈面闊三丈底闊一丈五尺深

七尺剏造小山浦口啓閉池放水勢斜門二所又圍裏
華亭泖通役八萬三千七百六十五工楊泖中心開河
三條計共長九百四十八丈各闊十丈水深三尺隨河
兩岍築岸高闊六尺顧亭泖心開十字河共長一千五
百二十九丈五尺濶七尺水深四尺隨河兩畔築岸高
闊各六尺至七尺開陸家港小河長二百丈闊四丈水
深三尺築岸高濶六尺通支錢四十一萬五千八百五
十三貫九百二十一文係度牒官誥坊場市易抵當等
各色十九種焉五年置浙西提舉司以平江為治府南

宋高宗建炎三年正月金人入淮泗二月破天長軍帝
奔鎮江呂頤浩乞留蹕王淵言鎮江止可捍一面若金
人自通州渡江以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長江
之險帝意遂決發鎮江越四日次平江命朱勝非節制
平江秀州軍馬張浚副之留王淵守平江又二日庚申
次崇德時呂頤浩從行旋使以兵二千還屯京口又命
張俊以八千兵八十守吳江三月命張浚駐平江帝在
杭州苗傅劉正彥作亂劫帝傳位于魏國公粵改元赦
書至平江張浚秘不宣既而得苗傅等檄浚慟哭謀起

兵討之命張俊漢分兵扼吳江韓世忠將赴行在至常熟招俊招之至平江見俊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俊任之公無憂也呂頤浩自江甯至平江與張俊會兵討賊上疏隆祐太后乞建炎皇帝還卽尊位夏四月帝復位賊遁五月世忠獲賊送行在誅之八月帝如臨安九月金人破南京詔周望守平江韓世忠守圖山福山福山鎮為常熟之北門亦為吳郡之重險乃置水軍砦使世忠控守以備金人海道之師冬金兵趨江西轉戰追帝於明州破越州四年二月金烏珠引兵北還由臨

安襲秀州二十五日犯平江府五漏未盡四刻兵自盤門入劫掠官府民居子女金帛廩庫積聚縱火延燒煙燭見二百里凡五晝夜至三月朔出閭門士民得脫者十之二三而遷避不及遭殺者十之六七先是歲己酉金人之過江也高宗駐蹕平江人情倚以為安九月移蹕會稽人皆失望詔以工部侍郎湯東野為守同知樞密院周望為淮浙宣撫使將官陳思恭巨師古張俊魯珪李貴等悉隸望制節制望遣諸將各部所隸兵分護境內時河內降賊郭仲威領萬衆自通州屯虎邱山未

幾聞建康失守杜充奔儀真高宗幸四明於是平江大震周望與郡守集耆艾士大夫問計且曰今戰守皆已無策矣蓋其意在迎降而欲衆發其端士民不答望歛諸將兵歸城中慮其抗賊而取怒也而金人乃自建康經廣德湖州南過安吉遂趨臨安渡錢塘降越州犯四明以窺行在望自謂虜不敢犯境而過始少安且倚郭仲威為腹心張俊魯珪居城中巨師古控扼吳江李閻羅屯常熟陳思恭屯楞伽山兵無紀律村落間皆被其害而郭仲威既居城中府外為忠勇之論士民亦倚以

為重郊居之家往往復入城中謂四圍渠塹深廣庫廩充牧牝兵犀利人人安之傳者多云賊自越州返金陵或又謂臨道宣歙趨當塗而歸望等索不嚴斥堠四境無衛越明年正月方遣張俊陳思恭等統兵規入杭州以邀收復之功俊等行涉旬間道潛軍於湖州烏墩鎮以觀變二月十八日始馳報金犯秀州崇德十九日徵鄉兵發太湖洞庭東西山千艘艘命角頭巡檢楊舉之總之前赴吳江陣於簡村二十一日金人犯吳江巨師古不戰而潰更以太湖民舟為向导歸於西山二十二

日郭仲威遣兵拒守於尹山已而退師二十三日府中令民逐便出民留少壯者登埤以守是日金人遊騎掠城中郭仲威兵未戰而返知府湯東野棄城遁周望以郡印付仲威二十四日仲威會諸將飲城上士民老幼數萬叩頭出血請加守禦之備仲威奮髯語衆曰卽發遣騎兵虜行破矣民慎無擾人猶信之日欲晡金人大集於城下仲威及魯珪兵火廣化寺又火醫官李世康宅望與仲威等皆宵遁其下自城南轉劫居民北出齊門而避民之得出郭者多為所害烏珠遂城中縱火焚

掠死者五十萬一城殆空諸將奔走潛伏外邑覘金人之去也競以兵還三月二日張至後至自崑山三日師古至自洞庭李闔羅郭仲威等至自常熟五日陳思恭至自烏墩仲威揭榜於門曰本軍已逐退金人散收復城府十五日卽詔周望等失守平江可發遣諸將兵往常州以北衝襲金人以功贖過云初金人燒劫之餘又值仲威晝夜縱兵搜括民有訪舊居者卽執之窮問瘞藏之內物民益冤憤是夏疾疫斗米錢五百卽自賊中逃歸者多因饑餓或驟得食而死橫屍枕藉道路涇港

不可勝計哭聲振天地自古喪亂未有如是之酷者也
仲威自荼毒平江之後為真揚鎮撫使在郡復不悛劉
光世為淮浙宣撫置司京口遣其將王德擒至麾下麾
下縛送行在詔斬於平江市以謝百姓自金人入平江
兩浙皆為推隘而常熟許浦為濱江要地舊置水軍寨
至是南渡後汎守益重乃置守許浦一軍藉為防衛戍
江陰許浦福山無定所五年金人犯境官軍頓於吳江
黎里以備之紹興元年大疫流尸無算二年秋八月五
日長洲地震自西北來樹木皆搖動時仇愈為福建兩

浙淮東沿海制置使置司許浦許浦水軍隸焉三年地
大震金人犯淮南或議焚吳江長橋為備郡守洪遵持
不可乃止四年六月淫雨害稼七年正月辛未火十三
年三月望大雪盈尺二十四年大理寺丞周環請開白
茆浦環言臨安平江湖秀四郡低田多為太湖積水浸
灌緣溪山諸水連接併歸太湖東南由松江入海東北
由諸浦入江其沿江洩水惟白茆浦最大望令有司相
視開決吳自祥符間定制秋舉以四人為額慶中就舉
者止二百人視他藩為最寡熙寧元豐間應舉者漸多

增為六人三舍既行罷去科舉歲貢四人舍法罷乃合
三年之數為十二人至紹興二十六年丙子又增流寓
一名終場者幾二千人其額又不勝其窄矣二十八年
七月大風雨潮漂數百里壞田廬是歲饑九月檢會周
環面對水利詔令兩浙漕臣按視轉運副使趙子瀟知
府蔣璫計料開濬其相視水利方略云近被旨相度水
利徧歷吳江吳長三縣民田滄沒去處相視自常熟北
至揚子江又自崑山東至海口推究源流講求利病今
訪得浙西諸州平江最為低下而湖常等州水皆歸於

太湖自太湖以導於松江自松江以注於海是太湖者數
州之水所瀦而松江又太湖之所洩也然以數州瀦水
巨浸而獨洩於一松江宜其勢有所不逮是以昔人於
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疏而導之揚子江又於崑山之
東開一十二浦分而納之海兩邑大浦凡三十有六而
民間私下涇港又不可勝紀皆可以決壅滯而防泛濫
也後因潮汐往來泥沙積淤舊置開江之卒尋亦廢去
此太湖所以堙塞而民田有飄沒之憂也天禧天聖間
運使張繪綸於常熟崑山多各開諸浦以導積水景祐

間郡守范仲淹親至海浦開濬五州河疏導諸邑之水使
東南入於松江東北入於揚子江與海致政和間提舉
趙霖將命興修水利開濬三十六浦及役工僅常熟二
二浦崑山一浦而罷迄今四十年諸浦堙塞又非前日
之北遂致民田告澇十歲八九今相視合開緊切去處
常熟縣梅里塘白茅浦崔浦福山浦黃泗浦崑山縣新
洋江小虞浦顧浦郭澤塘總計役夫三百三十七萬四
千六百工錢三十三萬七千四百貫米一十萬一千五
百石各有奇崑山縣四浦工力不多止用本縣食利戶

開浚常熟縣五浦工力浩濶係與吳長等縣利害相及
欲於三縣見賑濟人內募強壯人充南所有差官起工
等事續次條具申請緣平江府積水今經兩月未退已
妨種麥若不於農隙之際支給錢米雇夫開治深恐來
歲春雨積水愈甚虧失常賦不便望賜指揮施行事聞
詔監察御史任古同浙西提舉徐康覆視古等奏上比
子瀟所議十減八九約以五千工月餘可畢詔以御前
激賞酒庫錢平江府如數給之二十九年正月庚申興
工從常熟東柵至雉浦入丁涇開福山塘自丁涇口至

尚墅橋北注大江分殺水勢二月癸未畢工知平江府
陳正同禁圍裏湖田正同言相視到常熟諸浦舊來浦
口雖有潮沙之患每得上流迅湍可以推滌不致淤塞
後來節次被人戶圍裏湖瀆為田認為永業乞加禁止
戶部奏在法潴水之地謂眾共溉田者輒許人請佃承
買并請佃承買人各以違制論乞平江府明立界約束
人戶毋得占射圍裏有旨從之是歲大饑三十一金主
亮南牧高宗下詔親征未幾亮為其下所殺高宗欲乘
時肅清中原駕幸建康撫師十二月壬子至平江府泊

姑蘇館知樞密事葉義尚聞自建康太傅御營宿衛使
楊存中自鎮江還皆入見守臣徽猷閣直學士洪遵獻
洞庭相卻不受自是所過無入獻者癸丑高宗乘馬至
平江府行宮進膳時御營宿衛使司右軍統制苗定以
所部至乃以定兼權主管行在殿前司職事是日武經
郎曹洋自李寶軍中部所獲叛人倪詢應簡至行在就
御舟引見詔磔於市甲寅上次無錫縣殿中侍御史吳
芾言知崑山縣胡廷傑應_辨巡幸科擾民間銀器至多
詔勤_勤停永不與親民差遣孝宗隆興元年八月大風水

大饑二年七月大水浸城郭壞廬舍圩田八月臣僚奏
請疏浚三十六浦開掘圍田詔兩浙運判陳彌作相度
措置議開常熟崑山十浦陳彌作開諸浦狀曰常熟之
浦二十有四皆北入於江崑山之浦十有二皆東入於
海蓋以太湖居其上流昔人患松江之水不能勝而使
衆水經得^律其歸者也諸澤之興始於天禧成於景祐建
政和間稍有堰塞廢嘗命趙霖濬之僅得常熟兩浦崑
山三浦而罷今二邑之間並瀕海小川故道往往淤滯
不特所謂三十六浦而已瀦水過多而瀉之過少重以

今歲淫雨泛濫識者皆知開浦之利特以工費甚廣不
敢輕議故近浦置閘在政和已不能成開江置卒在中
興已不能復自紹興二十八年以後朝廷屢委監司守
臣及遣御史親行按視竟爾中輟今若併舉大役竊慮
歉歲民無餘力官無羨儲反至勞擾輒擇其宜先治者
凡十浦而其緩急又半之興工之日仍乞以緩急為先
後之序三年開新洋江小虞與諸塘浦俱經濬治是役
也凡用工三百二十二萬錢三十三萬七千九百六
千七百各有奇乾道元年大饑詔蘇州招致闕額開江

兵卒濬白茆等浦五年增置撩湖軍兵專一管轄不許
人戶佃種芟菱因而包圍隄岸六年大水李結上治田
三議一曰敦本二曰協力三曰因時詔令胡堅常相度
以聞其後戶部以三議切當但工力浩瀚欲諭有田之
家各依鄉例出錢米與租佃之人更相修築庶官無費
民不告勞從之二年詔調泉州左翼軍屯平江許浦鎮
三年改隸殿前司五年冬改為御前水軍六年分立前
後中軍於許浦建寨萬間四月水軍統制請以平江府
許浦駐劄為稱八年春併歸許浦置副都統制統之瀆

熙元年詔知平江府韓彥古與許浦駐劄戚世明開濬
許浦二年水軍統制馮湛知平江府陳峴奉詔開濬許
浦東西共五十六里并築堤為固自是水流順達海舶
時至常熟矣是年薛元鼎又奏開運河五十四里四年
冬許浦軍以七千人為額蓋自建炎以後增置濬浦淮
陰靖安唐灣采石諸水軍而以許浦與江陰二軍為尤
大云六年發運使魏峻疏至和塘東自夾潮塘西至戴
墟浦亘四十餘里鄭霖為之記十二年八月有蟲聚於
木穗油灑之即墮一夕大雨盡滌之十三年提舉羅點

請開澱山湖圍田十六年提舉浙西常平詹體仁開漕
渠置斗門吳郡自隋唐設進士科以來未有能魁天下
者比年父老相傳二識一曰穹窿石移狀元來歸一曰
潮過夷亭出狀元淳熙初穹窿山中一夕聞風雨聲詰
朝視山中有大石自東徙西屹立如植所過草猶偃辛
丑科吳縣人黃由子由遂狀元及第夷亭在崑山縣西
三十五里崑山雖近江海自古無潮汐紹興中始有潮
至縣郭至是潮忽大遂過夷亭李彥平侍御親見一道
人復誦此識謂必有邑人應之乃以告知縣葉子強作

聞潮館於水濱甲辰科崑山人衛涇清叔亦為狀元黃
衛相繼兩舉天下一時稱盛事也光宗紹熙元年長洲
彭華鄉麥四歧五年八月水甯宗嘉定元年知常熟縣
葉凱濬小洋子涇慶元二年十月吳縣金鷺鄉銅錢百
萬自飛嘉定元年知常熟縣葉凱濬小洋子涇五年知
吳江縣李桃修石塘七年知常熟縣惠疇築元和塘甃
石為以達府十年知平江府趙彥楠疏錦涇以達運河
長一千一百九十丈跨橋五十有五計工二萬用錢三
千餘緡割崑山縣地置嘉定縣凡領縣六吳長洲崑山

常熟吳江嘉定十六年五月水害稼湮民廬圯城郭隄
防溺死者甚眾理宗紹定五年知平江府吳淵命知吳
江縣李椿年重修石塘建橋梁淵給錢三十萬米一千
二百石充修築費植蒲葦楊柳以為捍自為記淳祐三
年知常熟縣張從龍開支塘程公許為之記九年月正
人日郡守鄭霖會三學同舍序拜於天慶齋堂會者四
十二人寶祐四年知常熟縣王文雍濬城河開福山塘
度宗咸淳元年知平江府沈度開許浦諸水宋太平興
國中戶主二萬七千八百八十九客七千三百六十大

中祥符中戶六萬六千一百三十九元豐三年蘇州戶
一十九萬九千八百九十二丁三十七萬九千四百八
十七崇寧間一十五萬二千八百二十一口四十四萬
八千三百二十二淳熙十一年戶十七萬三千四十二口
二十九萬八千四百五慶元間崑山主戶三萬五千二
百四十二客三千七百淳祐間崑山主客戶共四萬五
千三百六十八口一十三萬四千五百德祐元年蘇州
主客戶三十二萬九千六百三
吳郡通典第三終